



苔痕上阶绿

彭晃

春季雨水绵绵、空气潮湿，院落的台阶处和砖缝里便长满了青苔。

早晨，在朝晖的照耀下，青苔像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。两只小麻雀在砖上蹦蹦跳跳，跳得人心心里一阵欣喜。

旧时的青苔是惯于入诗的，尤其喜欢刘禹锡的“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，极有意境。如此绿意盎然的陋室，是苔痕滤去了尘世浮躁，是草色遮蔽了外界喧嚣，清静之所正宜听风听雨，观云观月，品茗读书。午后，倦了，放下竹帘，毫无纷扰之虞，正好小睡。如此幽静、闲适、悠然自得与超然物外，实在是让人羡慕。

只是如此青苔小院，在现实生活中已是难得。小城里有一处建于清代的私家园林，与之倒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园子不大，却飞檐翘脊，极为精致。园内满地的箩底方砖，种植着上百年的参天古木，树身与地面皆溢出点点苍苔，亭台轩榭上面的鱼鳞瓦，也披了青纱般的碧苔。黄昏时分，斜阳柔和，有笛声自墙那边传来，却

见不到人影，瓣瓣飞花飘零在瓦上，地上，苔痕上，那萧瑟又古旧的气息与湿润苔藓营造出来的沧桑和宁静，真让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。只觉得心里空空的，又满满的，人一下子就定住了。后来，当我读到李煜的“秋风庭院藓侵阶”时，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处园林，不知如水的月光下，那里又是什么模样。

走进青石板的古巷深处，不经意间看到攀爬在斑驳的墙角，漫铺在老瓦面上，长在石阶缝隙里、古井台上、古树干上的青苔，浮出古巷清幽的心事，透着空寂与沧桑。

经过雨水洗礼的古巷，潮湿的空气催生出生机，呈现出一片无言的愁绪和清冷寥落的意态。那些蔓生绿意绰然的青苔，仿佛一幅清宁深邃的天然水墨画，让人寂寥、惆怅。倘若没有充满绿色生机的青苔，古巷的光阴必定会苍凉、寂寞很多。

青苔是清宁的植物，她没有脾气，悄无声息地装饰在古巷深处，让巷子变得更温婉幽雅，宁静安详。在小巷行走，眼睛随处可碰到

鲜绿的青苔，挂在瓦檐或者墙垣之上、堆叠的石头之间，在雕窗之下，或者井栏之角。在这些绿色下，蚂蚁在上面翻滚跌爬，小虫子发出张扬随意的吱溜溜的声音，它们与世无争，自由自在。青苔是古巷里不可或缺的，离开了青苔，古巷的古就显得苍白，失却了光阴的厚度，岁月的沧桑。青苔与古巷相得益彰，青苔因古巷滋生了几分寂寥与惆怅，古巷因青苔平添了几分盎然生机与诗情画意。青苔泛着幽幽的光、润润的绿，柔柔软软地铺开，静享一份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自在与安然。

水中也有苔痕，如云似幔轻轻摇曳，小鱼儿在那里轻快地游来游去。井壁也有苔痕，井底之蛙跳上去，虽寂寞，却有生机。石上都能爬满苔痕，冷硬的东西也有了温润之感。当时年少春衫薄，秋千索上笑语频，如今却是叶红荇郁集，深院断无人。

观照内心，风过树影动，苔滑水无声，那爬上心房的绿绿苔痕，是否让你感到清凉与惬意……



山村水韵

周文静 摄

千艳万艳蔷薇开

张玉明

朋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信息，说夜里下班，回到家一惊，蔷薇花忽然就开满了院墙，好像早上上班时还不是这样的。

我亦有同感。学校西边的围墙，有三四百米长。每天上下班时经过，只见一些高高低低的树，没觉得有蔷薇存在。忽然一夜间，蔷薇花就开满了墙。

“忽惊红琉璃，千艳万艳开。”蔷薇枝条柔软细长，不能独立，必须攀援生长。它们攀上栅栏，攀上围墙，又顺势攀上了墙边的松树、樟树、桂花树、石楠树。蔷薇杂生在树丛中，茎叶细小，很难被看到，常常被忽视。只有等到花开时，才能让人发现它的美。满墙的花，满树的花，一下子惊艳了世界。人们此刻才恍然大悟：这里竟然藏着这么一大片蔷薇。

爬上围墙的蔷薇，恣意纵情地开。蔷薇的枝条会爬满整道墙壁，花也会开满整道墙壁。即使是一堵破败的墙，它们也不嫌弃，始终用心装饰着。

蔷薇有一个通俗又形象的名字，叫锦被堆，或锦绣堆，就是很多绣花的锦被堆放在一起。苏轼在《游张山人园》中写道：“壁间一轴烟萝子，盆里千枝锦被堆。”宋代诗人张侃在《蔷薇三绝》中写道：“多谢东风巧剪裁，朱

朱白白待春开。偶因无事寻诗句，又见沿蹊锦绣堆。”满墙的蔷薇花，花团锦簇，像极了母亲晾晒在栏杆上的绣花棉被。虽然不是绫罗绸缎，却有一样的图形和花色。白天经过时，猛一抬头，真的以为是谁家晾晒的棉被。夜间经过时，又以为是誰家的棉被忘了收回。唐代杜牧的《蔷薇花》写道：“朵朵精神叶叶柔，雨晴香拂醉人头。石家锦幃依然在，闲倚狂风夜不收。”满墙的蔷薇，就像当年石崇家的几十里锦帛，悠闲地倚在墙上，狂风之夜也不收回。

蔷薇还有“七姊妹、十姊妹”之名，也很有意思。蔷薇花一般七朵或十朵聚生在一起，古人称为一萼。聚生在一起的花萼有大小之分，花色上也有差异。就像一家兄弟姐妹，有高矮胖瘦、肤白肤黑之分。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说：“一萼七花者曰‘七姊妹’，一萼十花者曰‘十姊妹’。”十分有趣。

爬上树顶的蔷薇，就在高处开放，也是妙趣横生。一棵高高大大的樟树，头顶忽然绽出一片红来，像一片祥云，也像一顶花冠。一株墨绿的桂花树，一侧忽然冒出几朵白来，像大姑娘耳鬓斜插的梔子花，又像小姑娘脑后扎的蝴蝶结。开始让人惊诧，然后是开心大笑。

白天上下班的路上，看到有人在墙下拍照，与蔷薇合影。有人架着手机，在自说自唱地拍视频，俨然成了蔷薇爱好者的打卡地。晚上散步的时候，我也改变了行走路线，就沿着那段围墙，来来回回地走，不再去别处。昏黄的路灯下，红蔷薇有些暗淡，白蔷薇却愈加地白了。

一个下雨的夜晚，本想留在家里。忽然想到，夜雨中的蔷薇该是什么样子？便又出了门。雨簌簌地下着，路上少有行人。我撑着伞，走走停停。迎着灯光，雨丝像一根根利剑，射落下来。蔷薇花一闪一闪地，像在躲闪，又像在点头；像在自言自语，又像在朝我眨眼睛。我把伞朝前移了移，想为它遮挡。雨中的蔷薇更明亮了。

“似锦如霞色，连春接夏开。”蔷薇花开时，已到暮春初夏时节。人们还在为春天短暂易逝而伤心感叹之际，忽然有一大片蔷薇盛开，必然会让人喜出望外，先前的伤感与颓废一扫而光。“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”有人问，这“还在的花”是何花呢？我告诉他，非蔷薇花莫属。

“尽道春光已归去，清香犹有野蔷薇。”蔷薇花还在，春天并未走远。



林中观鸟

赵自力

“哪里有林子，哪里就有鸟”，这是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。

父亲爱鸟，受他的影响，我从小就喜欢看各种鸟儿。记得老家当时有大片竹林，足足有十几亩。竹林郁郁葱葱，那是我们的乐园，也是鸟的家园。

我们在竹林里荡秋千，爬竹子，捉迷藏，累了就去捡鸟毛，听鸟叫。八哥和斑鸠是竹林的常客，它们喜欢在竹林里安家，这里到处都是它们的窝。麻雀也多，一来一大群，这种鸟儿，喜欢凑热闹，到哪儿都是叽叽喳喳的。不过麻雀普通，无论是体型还是颜值，都不怎么耐看，鸣叫的声音也不悦耳。

我们最喜欢一种蓝羽毛的鸟，它有红色的嘴巴、蓝色的尾巴，模样格外好看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蓝喜鹊。蓝喜鹊喜欢在竹林间翻飞跳跃，动作优雅，从不跟麻雀争抢领地。蓝喜鹊不在竹林里筑巢，它们主要是觅食，吃饱了就在竹林里嬉戏打闹，声音非常动听。当然，还有好多我们不大认识的鸟，于是只能根据外貌特征给它们取名字了，如红眼睛、花雀等。竹林成了鸟儿们幸福的家园，特别是早晨和傍晚，竹林里到处是鸟儿的叫声，此起彼伏，悦耳动听，就像大合唱一样。

看惯了鸟儿，就熟悉了它们的叫声，仿佛

能听到它们的情绪。在鸟儿繁殖后代时，如果听到鸟儿急切的叫声，那估计是遇到紧急情况了，我们往往要去探个究竟。大多数时候是学飞的小鸟从竹子上掉下来了，在地上扑腾着翅膀，鸟妈妈在一旁着急地叫唤。我们要在猫来之前，一手托着鸟，一手爬竹子，然后小心地把小鸟放到鸟窝，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事情。

后来，我到外地上学后，竹林慢慢地也没有了。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去竹林里看鸟了，一度非常遗憾。

几年前，父亲在老家种了一片竹子，他说当风景种。竹林一年比一年大，吸引了一批批各种不同的鸟儿。每次回老家，我总要陪父亲坐在竹林旁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那些鸟儿。竹林里的鸟儿跟儿时记忆中的差不多，有些还是从未见过的。“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。”父亲说，我觉得非常贴切。我喜欢摄影，每次回去都要在竹林里拍好久的照片，父亲也不作声，一脸欣慰的样子。

谷雨过后，每天都有小鸟成为新成员。父亲拿着一根竹棍，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就去撵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

到竹林去看鸟，感觉一晃回到小时候，实在是惬意无比。

种瓜点豆谷雨时

马俊

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春天由此走向尾声。在我印象中，清明是一个与自然、情感等密切相关的节气，偏于节日色彩；而谷雨则是与农事紧密相连的节日。谷雨，雨生百谷。谷雨时节降雨充足，有利于农作物生长，草木的生长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谷雨时节已到暮春，春季虽然即将谢幕，但蓬勃的生命依旧张扬着无限活力。虽然都是季节的过渡阶段，但暮春与暮秋截然不同。暮秋时节草木凋敝，走向衰落，而暮春时节草木蓬勃旺盛。其实花开的舞台从来不寂寞，有些花落了，有些花还会开，而且落花之后还会有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的景象，新一轮希望萌生在枝头；草木也依旧壮大着自己的队伍，它们经过养精蓄锐，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，准备向着夏天进发。节气的推手推着自然万物往上走，放眼望去，大自然呈现出比之前更加盎然的生机和活力。

谷雨时节，天清气朗，风和景明，风光正盛。天更暖了，雨更勤了。雨水催生着谷物生长，滋润着所有草木一起努力向上。在我的家乡，有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的农谚。我一直有一种认识，觉得那些在早春时破土而出的庄稼草木是勇士，它们率先体验到春天的感觉，便为后来的部队竖起了一面面旗帜。而在谷雨前后种下的作物应该算是智者，它们看准了天时地利人和，便趁着好时节来为大地增添新的生机。种瓜点豆谷雨时，此时不必担心“倒春寒”来一波偷袭，也不必担心雨水迟迟未到得不到

滋润，大自然创造了绝佳条件，正是为了迎接那些智者。

我常常想起小时候，谷雨正是一家人最忙碌的时候。那时父亲每年都会种西瓜，他按照节气的指引，作好规划。选种，育苗，栽种，管理，每一个步骤都不敢有丝毫马虎。那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他深深懂得，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。他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看到粗枝大叶的父亲那么精心侍弄那些幼苗，我懂得了如何把一件事做到极致——除了用心，还要用情。我觉得父亲把他对庄稼的情感，以及对生活的热爱都倾注到了里面。

到了点豆子的时候，父亲会带着全家一起下地。我吵着要点豆子。所有的农活中，我觉得点豆子是最有趣的。父亲和母亲用镢头刨好了坑，哥哥和我跟在他们身后点豆子。用手捏起豆粒，对准小土坑，轻轻一甩，豆粒就弹了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到坑里。这样的活儿做熟了，手头准了，连动作都像有了韵律一样，舒展优美起来。点豆子不累，还能真切体验到种子的神奇力量。种子种下去后，在雨水的滋润下，在节气的催促下，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发芽，钻出地面，使劲儿生长，然后长大，开花结果。这是多么神奇的过程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老百姓总结的这些话算得上至理名言了。

种瓜点豆谷雨时，我们在谷雨时节种下了新的希望，点亮了新的憧憬，又一个美好的旅程开启了。

泉城的小巷

王南海

济南老城素有“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”之说。如果你想体味原汁原味的济南老城，钻钻老巷子是必不可少的。

沿着芙蓉街前行，没多远，就是芙蓉泉。一池泉水就在普通人家的门口，雕花的栏杆里，泉水晶莹剔透，汩汩而出，几条红色轻盈地游动。天光云影间，水草轻轻地荡漾。就在这样的一方池水旁，坐落着一些老院子，好奇地进入张望，老院子里往往会种植着一棵石榴树，象征着多子多福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院子里竟然也有泉，主人随意地把西瓜、啤酒放在泉眼处，即使在阳光暴晒的夏天，只要一回到家，就可以顿时凉爽下来。

慢慢地走在老城里，避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仿佛只是一转弯，便顿时安静下来。此时，你看到的是宛若水乡的起凤桥街。“水在桥下流，人在桥上行”。起凤桥一直是有情调 and 韵味 的老巷子，有时候让人分辨不清这是济南还是江南水乡，这条小巷全长不足百米，却有一桥两泉。人们喜欢在这里洗衣淘米，你行走其间，仿佛观赏着一幅水乡画卷。

我最爱的还是曲水亭街，家家有水，户户垂柳，人们临水而居。寻个闲适的午后，呼朋唤友，在树下，于水边，慢慢地品一杯茶。此时，风

是柔的，心是静的，眼前是古老的院落，泉水缓缓地流过，清澈见底。那些绿色的水草，再配上倒映在水中的柳树，以及不时泛起的点点涟漪，让人的心都柔软得化了。在茶榻旁可爱的小黑板上，写着诸如思念或是祝福的话。茶香袅袅，好友相伴，幸福的滋味也会袅袅升腾。

这里的对联很是风雅：“曲水流觞雅士情，荷香透爽棋琴韵。”在这里，我偶遇一位阿姨，她笑着说：“我从小就会刺绣和编织，作品还得过国际金奖。”再看她手中的作品，一对小鸡活灵活现，仿佛吹一口气就能灵动起来一样。

窄窄的巷道，湿滑的青石板，啾啾鸣叫的小鸟，鲜艳吐芳的花朵，青砖小瓦的老屋，伴着汩汩的清泉构成了老街的图画。如果背一块画板，就可以随意涂抹出一幅清雅幽静的图画来。

说起济南的老巷子，当地的老人会如数家珍地和你说出很多：比如高都司巷、马市街、金菊巷、鞭指巷等等，他们会用一种缓慢却深情的语调，以“我小时候”开头，详细地给你讲述发生在这些大街小巷的历史和故事。那种感觉，仿佛时光都回溯起来。

如果到了泉城，别忘了去钻钻老巷子，去感受泉城的魅力与幸福。